

晦菴文集

續集一之二

內閣文庫		
函架	三四九二	漢書類
一〇	六四	冊號

內閣文庫		
函架	三四九二	漢書類
二四	六四	冊號
三五		函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62)
函號	315	136





文公續集序

淺草文庫

迷生世不^及及^及檐簷躡屨於先生之

門聞道^又晚^亦亦^竟築室反場次從先生

于沒既脫場屋讀四經而心樂焉顧義

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駸駸沒

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

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

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

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抄錄成

秩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掇悉以付友人
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
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
出於晚年非嘗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
異事左與世衲鑿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讀其書
之晚安知後之造道者不在於茲乎此
君子所當自力也觀者尚勉之淳祐五
年正月日後學王遂序

先生宋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黃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第四卷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佐

答趙都運善譽

與田侍郎子真

與章侍郎茂猷

答尤尚書表

答郭察院邦瑞

答郭邦逸

答羅叅議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栗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回劉知縣君房

與蔡權郡南康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黃子厚 銖

答丘子服 膺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俞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 孝述

第八卷

答折憲 知常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諫

答趙景昭

答毛朋壽

答馮奇之 搏

與王撫州 阮

與長子受之

續集目錄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

跋魏丞相使虜帖

第九卷

答劉韜仲間目

第十卷

答李繼善間目

第十一卷

答劉德華

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終

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答黃直卿

雨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
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
可為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
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
若得脫即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 庚子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
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亦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
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為佳書來所說
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

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有不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矣罷逐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卧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慊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

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偽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

憚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且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設舉偽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予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偽黨也李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予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予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疏遠道藏然猶不敢不踟躕也

溪路曾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

且爾無大疎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惜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彼中且如來喻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仙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鬻鹽得便且罷却爲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皙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予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目前覺得繁只是

有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為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紮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予細然大槩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鳶魚下添解說之類又集解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

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為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用涸轍無力相賙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

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為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即為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或更略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為撓耳今年早晚未皆損州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為一身一家慮也時論未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盱食之憂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相者已行遣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汨沒不得功夫點

兩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獨干涉此為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為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乃為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仍一面附入音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疾病旦暮不可保而罪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乘亦弄了多時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為千載之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朝禮初欲自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

之禮雜於其中瀆如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社諸篇乃為盡善再條具幸亦時為促之并得歲前了當為佳榮雷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護錄去可以示其古文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湧西沒到處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湛為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事欲為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頗各為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宜

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模樣也偽學之章首辨張非偽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韓以受知張門為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為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此事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繳其徒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張乃孟遠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為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劉而劉以示沈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今冬上饒括蒼興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恨

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略已盡之
但猶有記不起者不柰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
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別無話可
說只是乞歸耳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
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
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
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
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
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只
觀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
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摹則亦不須用此
也可早為之趁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
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
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即上蔡所謂能
言空如鸚鵡者為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
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
疑耳日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
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
此處打不過了更說其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
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為外間
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

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
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
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
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
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賴子而為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
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金橘太
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
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
分與四明永嘉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
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卿自為編定此
一篇并以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即伯豐寶之
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脚氣未動但日益昏恐更數月遂不

獲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讀得一過粗償平生
心願也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
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只此
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
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謾錄去者勿以示人初時更有
數語後為不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
足以發其機也

子約頗愛秦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州
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周父潘家
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泰有以啓之令
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
不下恐復為浮議所搖前此留葛報書皆謂疑此間受漳

陳信

浦之墨者或與當路厚善必實為此謀耳若果如此乃漳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裏即可丐歸矣寄來算法已收只此一事其說數端信知義理之難窮也

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為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鶻藏避謗逡巡引却似亦不為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為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為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讎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

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為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句素隱下添隱謂卑陋也在本來也之下本無可稱改作本來卑

陋得江西書吳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曉氣象開闊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

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胸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
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
功也張无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无瞻看得尤好若得
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旣不如
所望而子約筆湛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爲之數
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
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
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
處似是規摹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
漸見次第李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計渠
亦能自處不知赦後還可得量移否周絕夫甚可念欲寄

一書閱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中難得便耳謝表爲衆人
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輩略不自思
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書院中只古田
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刻苦前此
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
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丈書已收書中盛稱仁
知政事之美恨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旣來即無可絕之理
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
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
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痰嗽

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牒試中間辛憲湯倅過此皆
欲為問既而皆自有客不復可開口其偽冒者固不容復
動念知却劉倅之請甚善宗官衡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
吾人所處着个道理二字便自是隨眾不得此是不可易
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神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數
條東見錄中尤多可類聚者須自見諦當處也遷居擾擾中亦有

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
此甚可慮陳正已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
話所謂伯泰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喜可喜書院方蓋
遷未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為甚幸但早年失母關於禮教
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闊
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鄉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
曠敗乃善輅孫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
看之

所喻先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即天人各是一
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殊少
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說覺得上面更
無去處了未知渠能領略否耳廣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
亦多合改以醫藥之擾未得專心方略改得數段甚恨相
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

棄其說以從夫年之教唯有琴張曾皙故皮乃是真有得
 於夫子者其言恠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
 可歎可歎浙中旱甚當宁憂勞聞之令人恐懼奈何奈何
 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只
 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折大抵此者盡出聖命或者
 以為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但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
 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祠明年四月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
 已申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為期耳
 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未
 知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看外
 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
 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

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
 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子澄乃令副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司
 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趙
 倉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諫處納
 之耳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
 直是使人煩惱也彼中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
 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况於常
 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督
 小官使之為縣是全然不曉會人說話矣可恠可恠楊元
 禮亦為漕司不取願狀迫換長汀渠乞來稟議又不許却
 欲以倉檄來辨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論大小直

是全然睹是不得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碁亦可笑豈亦大家行着一个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被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竭其愚聖德寬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爲慮若便得罷逐還家乃爲厚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但李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也

輟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

背起與者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个半个然不甚濟事但不易其敢來亦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略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

豐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
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立如
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季章書
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時輩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魯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
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為宛轉託人扣之
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斥其勢愈
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
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
真遠來之意深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
有一二如此者初甚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當昨不且

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為一二人如咸年乃指沈王
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
為沈而近得无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
人苦相沮抑不令剡奏為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
得之後來節次有便而游宰以為渠有專人又便有回信
不若令帶去為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今文字
在何處留滯若今尚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惟他不
得矣然此如破甑若打破做兩片亦須打做兩截不復
能顧慮也詔旨正為戒敕偽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
器數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
之弊乃為汎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今邊罷之又不知其

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
老耳其弟學履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者得好
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
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恠但不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
舍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簣以為不欲弗季
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尚庶幾其有改不
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為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進
者納忠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
葉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
來率是如此甚可懼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
豈復有此人充足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
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
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
覺衰憊非昔時比藏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
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
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
病也

尚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
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渠信得及肯
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

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為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表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警效於其側者而今月聞之之晚也所論曾哲事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无士說六十律為束考之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為宮而生六十調非為六十律也

二孫隨眾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為幸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為眾趙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為俞山肅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

其然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為佳

收近問知齋館既開幕從者眾尤以為喜規繩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脩己為務少變前日淺陋儂浮之習非細事也

孟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在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為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已志
 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
 以為念也通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為
 致意春暖一過此為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
 可付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得舉
 揚一番亦不為無補也試後江湖間必更有故舊來恨直
 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
 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惜如子約輩亦不謂
 其所只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冊回來為佳
 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
 敢赴省况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

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
 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尚未到聞已有臺章指目
 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
 隱約號為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尚以不及見止為恨
 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為卑鄙
 况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
 遣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個人填窠子圖得
 舊話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
 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到不知有何語也
 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
 論令其反已着實用功為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讒口橫
 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須節略為佳但勿大略話疑當作畫

彭子壽劉德脩二事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歎吁可畏也

借得黃先之數冊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

訂鄭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合

令其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更

望痛加鞭策少寬暮年却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郎與劉

五哥莫須常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遙制

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

知更欲如何搏噬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

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

後人有少長鄉有南北才有利鈍者文字者不看大意正

脉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

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愴然也履之兄弟却差

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子在

李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為耶

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

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

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

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舍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

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
開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
一手便看得別而况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
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
足爲重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
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
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
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
相見亦甚衰悴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
也所說大規摹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
未得從容其間耳

會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
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
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
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
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輩仲至兩
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恠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
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
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又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
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
須裼懈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
不能起以其胃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毋老

家貧未有可以為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為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偽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楊敬仲乃大不以為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汹汹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掎剝已盡或須作語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所得者為是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得肯向此來如廬陵處即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誨誘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諸人誰是最精進者因來喻及為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已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大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

所以有矯性齊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闊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若拙衰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為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為則已絕筆久矣不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閩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得再看一過其間有合脩處尚多已略改定如書入各器篇者却移不得及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僣促功夫未來了絕也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來庶可并以此外無

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鉉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眾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加鑄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縑煩為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鄙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直卿向留東陽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

到甚處因便喻及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

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憤憤也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
御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御作小屋亦不難矣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稍覺通透日前元未曾說着緊要處
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目疾不觀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
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
之近日爲朋友說麟文公首章有此意思他日相見面論
之也

庸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
渠乃疑爲直御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御昆仲告鄭帥此

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爲作詩
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約但殊未可必旦夕更
囑祝汝玉若得在欄尤便也此中已爲圖得一小屋基但
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諭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
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
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
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
前路欄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
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
如人意者脚甚澁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

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
召命云是謝坡所薦且夕申省辭免萬一未允即欲再辭
而以封事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
過是許多說話况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
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於一夫耶省
葉錄云只呈二
公勿示他人試為思之并與仁卿景思商量度亦無以
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
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
度否耶

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夢寐為之不寧也近

又得王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詞語嚴簡近古其短
處是粗率不精緻無分別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
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一有所言亦為饅鷹餽虎之
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壽之若
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不須說只
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默也

秦兒挈其婦歸粗慰老懷衰邁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數
年整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時稍堪直卿諸人提
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此無人與
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往罷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効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夕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誣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未嘉爲甚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確者萬一其庶幾耳

今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親闈責望此事恐未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一

文義分明思急自此及復不暇而久月深自歎心喪理窮
有得力處今人多見疎等妄作論議後生疑信相欺其實
都說不得也此風
下婚日業未甚舒其衣非暇事
計日專更人思慮吹回直來遊山遊三日曰豈去矣殆其
謂今必對卷下悲休舉回其衷也然賊闖責望山事恐未

所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
為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
絕毋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攘之計
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
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
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其實懼焉三復
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
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
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
思之則不惟其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

續集卷二
陳信

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
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
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臥未起
得昨日成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
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不濟所舉似皆
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贊必是康節所爲向以爲明
道之文悞矣若明道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
之說昔所未見它日携來恐更有合入別錄者耳師說才
字似作方字爲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說甚分
明前日因希聖書嘗附幅紙奉扣通典子聲之說不知如
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
陳圖亦未曉來喻頰面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

觀古人布陳箕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遠但
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時心術之妙計
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
韜中相張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
其間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八九
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只六十四
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此亦綱目中生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圖子
如可傳頌錄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欲略知大槩也祭儀
深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以幕寸計
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
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
話不成不如只夾山間却無此擾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
歷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
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
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
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
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
此二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

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
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它處惹客生事也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
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謾納去試爲勘一
過有不同處只以紙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
云亦嘗校定耳

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
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
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
矣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喻之未

嘗不稱善而終為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知誠口內脩之為愈也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解者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快筆札者否俟某復來此倩得一兩人來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為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丈三器

綱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看畢并前所携去文字示及為幸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沿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修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錄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略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參同契尚多設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屯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穎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恐鬼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亦告批喻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能得今新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丹經甚煩讐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磬說更無可疑幸少黜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謬如周髀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勾股

兩說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鑽解古經也使還奉報草草

已與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為檢所知是何書不

又韓詩挈提陬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當

為寅位孟陬東之維不知是言四維也

兎者吐生光昨日閑思此語忽記毛穎傳有吐養萬物有

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

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

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牛為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為鳥屬而反居西

冊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
詳考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言即是廿
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渠旦夕須自
去求見但其自曉不得却為老兄所累被人上門反倒旦
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略理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
熟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樣
一兩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觸其弦之說須依公
指定乃佳不可徇偏說也

磬式謹領但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來喻則既以兩距齊

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傳益一矩之長而獨其弦亦無害於
所謂來歷者必若勾短而股長則其一矩為股者今雖未
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即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
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為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其說
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傳之下以觸弦而
其則裁其上為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其說則簡
而通如來喻則煩而望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劉炳作大
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二管作正聲之律依班
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
中聲即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
細看乃知是讀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

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即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差八度也予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携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但恐偏有呀長耳子直亦是閩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

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敢堅決去取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關文讀者皆莫曉也所喻著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契勘恐不堪駁雜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帶草本

及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容
細看續奉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
遂不可用矣以琴為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
下則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簿尚未得報
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中
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不知用何者為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
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為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襟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
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日勿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
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便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
語及也

法要一冊納土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
河車而河車須入乃轉恐未盡古法試者之如何也者疑當作

監糶之擾誠如所喻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君
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
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嗟若知赤子元無罪合
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己者然出位犯
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為集註其餘議論別為或
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
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專人今但付三八節中多事更不別奉問也來歲之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僧素蒙印可當遣前受業耳淵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錄得數事來云汪書處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母枉費筆札也大學本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為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湏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為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後方聞之耳所喻截米適有便已為言之未知復如何但恐籍此以賑被災之民則不當奪之府中亦有米來可就撥也語錄已領餘未暇尋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稟中來只知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湏更察之

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為重蓋處
 處用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
 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
 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
 為已得非若今人懸揣暗料窺見彷彿便以為得也愚見
 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
 其未當更得痛為鑄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
 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甫借語錄此殊非所
 宜汲汲况溫陵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
 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齋挈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
 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為究竟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

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
 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
 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
 理亦甚精晦叔所說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類聖
 人語意耳

作謙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
 為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
 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
 密處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知不
 此說否魯有人如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又主義是指正
 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其復來今欲煩藏用月初

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
俟其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知已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
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
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
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入意思試檢會一觀即見也六君
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試更求之便見喻為幸東山
一章全類詩之比興蓋言聖人之道人當作大而無窮進
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法俟
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為參酌見告幸幸未
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
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為之也伯
崇之僕說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

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
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
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
因過而觀理耳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却得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悞不可憑耳大學想不
輟看誠意兩段竟尋舊藁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
去舊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知自慊之道止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
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
耳孟說更煩為契勘辭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
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答擇之書并觀過說納去幸爲訂之始終條理居敬行簡
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今不復錄去也
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
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
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爲可
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
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
日共詳之爲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觀或能爲
復之尤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爲渠思講
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
然不及別書幸爲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

強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
莫管之意如李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緩兼文理
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
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
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
書頓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
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
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
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義而不能相通耳先
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
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
所言闢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大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
往來闢闢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
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
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
可以書言也

綱目此例脩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榷之
但脩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
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註不同盈胸恐是羸不足勾股恐是旁
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携去今告早附來奉

此數項便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來今往
一本并唐鑑如喻遣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
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即已改定其說於
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為衆音之
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
律故居最後而但為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
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一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鑄
鍾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喻創艾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發
作却未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傳不曾脩近看論語
却儘有合改處候脩畢試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甚
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菲周為惡無近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末專望枉顧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更

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既歸復之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

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為千載之恨也李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

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

其效也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

其效也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

其效也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

其效也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

其效也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

其效也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

其效也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

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為言却說翻了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詆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鐘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旦夕當奉呈也糴米事適間趙簿來問不知為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見諭當以囑趙及无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

脚手然又不可不為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幸裁定示及黃鍾一均六律各隨大小畫樣以所定古尺為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耳君說閣阜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為撓耳令伯謨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但磬式股鼓俱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鍾一枚去幸細考之若合如此即別為作六枚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而傳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定論老兄平時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龜

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
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
博厚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繆耳參
同寫得一本稍分明俟皆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刊刻矣
藍家墻界未得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
親信人來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劄至今
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鈞孫在鋪下切煩
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
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問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
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爲不知
繹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
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
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
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某衰晚強顏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
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
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爲勉其行并爲遊說
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曾爲留意否今
偶遣人送劉壻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莫若
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又費力矣春秋
之說當俟回請或未成行千萬便錄大槩見示爲幸
所喻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別有一二

事令整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闕板并望早示及聞前日
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效良以爲
撓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
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
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脩改處想已了
幸早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事項罷新
任劉補外也

聞到前藥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盡發天地
之藏則靡壽果茲之不能無憾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
期

諸書已領劄子又略脩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恐有此嫌
鄙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乃知其不誤也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
清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聞林又請對乞與論者廷
辨且攻橫渠甚急上皆不領漸沮而退未知竟如何

某所遣請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亨竊恐未可必
也又爲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免遣人辭之此又是
別一頭項費分踈然亦無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雖迂緩
而意實誠忤却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
須後便方得附去某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救止則此
亦無甚利害與某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也儀象法要昨
因子莊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

要熟者本義已略具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
今文之誤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
之臆說也俟月未携去看恐人多者不得耳因其入還附
此不知便得達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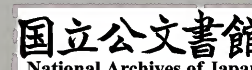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幸甚因便
示及也渠深為 壽皇所知自今觀之不為不遇猶復齟
齬如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來說曆書就篇伏惟驩慶恨未得窺藩籬也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今有定論乃佳切在處
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奉告且勿
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須且切守此戒

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
書所扣一哥之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
來相伴決不能終歲守諸幼童謙之聞欲赴補又未必可
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
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與否耳

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无善書且
夕遣人即付去律歷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富公書
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无善之計亦未必行
近日得其書云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蓋覆
按使還又附前議若果如无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但不
容効力無可柰何耳直卿前日有人來書中都不說及通
書注答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



記附去今付此人幸視至郭順正編射法及馮侯者可并
刊行恐力不足即因見慶傳為言在渠為之不難亦是適
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
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為著書養生之計只管如此衝
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
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彼便赴上
矣曆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
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趙君一祛此惑亦快事耳它日
過此略帶草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為佳俗樂文
字亦欲就借

鷓鴣可用為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
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
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如此
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
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為料
理可便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
俱行即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為詞乃為便也
啓蒙中欲改數處今籤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為佳
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柰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卷工夫不暇安

排文義耳

廟記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末守禦計謀後覺字

數太多稍稍

此然已覺繁冗矣却是台人

得說

節費却言語也其守城錄台

圖已附去矣

報狀岳麓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惑幸甚幸甚諸事却未聞焚滅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得數本為惠幸甚幸甚

甚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但當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鑄兩秩罷去并毀其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下長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附書乃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雨勢如此豈登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誦正卞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然今日聞公試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也近報十五日車駕已與中宮同詣重華終日乃歸軍民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其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

應農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聞得數里間一
兩刻沾洒殊不周足今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
欲此月丐祠而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採荒耳
榜簽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憂更
無分毫好况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夕或以劾去不
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
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
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
無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
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雲
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足矣通書
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
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象
再閏欲添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樸左二也劫左三也樸右
四也劫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籍圖以傳
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
耳樂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
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有定議有 詔集議尋復中輟昨日
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
國章兩處不知曾為刊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為當靈者不靈恐造物者亦將無以為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采爾趙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為諫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其辭免未允而趙已見諸令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如此况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為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辱書乃聞閭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悵惘其此無它但為通鑑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講

論海已看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功夫却不多矣不免且那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紙上呈幸為訂之并昨所說嘗論著者携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昨伯崇借遺書三冊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為撓蓋此本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庭聞藁錄五臣解說二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寫之俟畢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略判得數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讐

不精為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人刊書重於改補今乃知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金聲玉

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客冗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其來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謙也孟子解看得兩

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商量為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

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律說幸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為

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

恐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令進之料理矣

或入大源告為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以觀義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學亦未得力也觀過

之說竟未安嘗思之矣禮記納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剪開

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來分成七類曲禮冠義王制禮運大學經解喪大記試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

學亦脩成一書適詳略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又當脩改也

發買序熙編類一本煩為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齋錢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即便令

續集卷二

續集卷二

續集卷二

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之尤便耳

鴻羽爲儀恐只是可爲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
如何若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版却只刊
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
補了此數版并詩傳示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功夫
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
誤人可懼可懼

啓蒙前日所改尚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注頗佳當携
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爲兩夕之留也北風未聞想只是虛

或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母至過甚爲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怠緩駁雜之病而李通責善傷
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
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爲
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
西銘說在後煩爲細看携過見喻

伯謙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作不
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奈何奈何克

已贊所疑不知云何因便見示

自覺浸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說錄呈并呈兼善衆詳有未當處却以見喻且勿令齋中

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

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它書

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

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

帶來參同契并携來者也

有歸藏不異有即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只是偽書

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予樂是後漢樂名本史志必有之

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爲正以一爲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

說故以其半爲清耳要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

面質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爲

主則揚庭季號更不着矣有攸往風吉而今不可以夙則

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韜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寫彼中

相去不遠也克已課程只是語錄中說常有簿子記言動

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敬法耳

李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
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爲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
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
都昌黃氏向來見喻咸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
賑糶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採卹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
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
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曆
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又當自出也宿逋令墊
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寬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爲佳耳某前月晦日

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衰晚自不當
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衆人恣漫不省
事初到甚覺勞弊此兩日方少紓更省旬日又如何也大
抵是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爲諸生
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即一到見謀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
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比罷歸日須皆可畢事
也但恐迂繆伉拙時論不見容即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
勝目所未覩楚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
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惜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
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奉祀事故
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

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
遣人相報幸爲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
兩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爲乃不達此意耶更有
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
爲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文之病
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繹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
愈草率耳

橫渠集告付下婺州用川本刊成欲寄此令補所無也
僧兒云伯泰說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
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耳

陳法雖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也
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差互

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虜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爲具草歸
來一向擾擾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體
悉向後若得功夫即爲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
大事此是浮文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
也見趙雨紀亦煩致意

所喻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激澗深碧之地它非所及也
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錄寄并某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簡
皆往何爲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略便令對讀旦夕納去
不及別作答也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
之爲三如何留疏僞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嘉耳
中庸章句比略脩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二哥帶寫

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時看得不子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為此說今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紙來中庸必已了矣

後山米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庶幾不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動其塚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為定為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

又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某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柰何氣象不佳今恐當作今人不知惜惜恐當作惜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固不得不為黃鍾之半以為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為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其為可法哉情恐當作情

某見治再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

甚事不如且跽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丈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棊書亦云爾但冒恩重疊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喑默而冒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二

送周子

